

东亚儒学诠释学视域下的井上揆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

倪晋波 余志敏*

[摘要] 《苏评孟子》在明代中期面世以后，嗣其响者甚多。明清两代有数部“续批本”、“增补本”或“集评本”，甚至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也有此类著作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井上揆纂评本《增补苏批孟子》。该书又称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，以清人赵大浣的增补本《苏评孟子》为基础，辑录了日本尾藤二洲、赖山阳、盐谷宕阴等著名学者的《孟子》评点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日合评本”《孟子》。该书注意到《苏评孟子》和赵书的批语“愈后愈少”的缺憾，因此于《孟子·尽心》上、下两篇增加了40余条眉批，使得原书的评点更加平衡。就评点内容而言，其所补批语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：以古为尊，抉发《孟子》之文的古雅美；以史入评，彰显文史互证的评点意识；以《孟》为源，突出《孟子》的文学溯源价值。上述批语大多来自赖山阳，表明井上对后者及其观念颇为推崇。相较之下，藤泽南岳校疏本《增补苏批孟子》虽然也是以赵书为基础，但其鹄的不在阐发《孟》文的价值，而是着意于校文定字、解句释意为。从东亚儒学诠释学的角度看，包括《孟子》评点在内的《四书》评点在中国和日本的流播和接受，或许表明它可以被视作的一种新类型——作为文章和文学典范的儒家诠释学。

[关键词] 井上揆；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；《孟子》评点；东亚儒学诠释学

明代正德年间，出现了一部托名苏洵的评点著作《苏评孟子》^①。自是之后，《四书》评点作为一种新的经学诠释方法逐渐兴盛。据笔者目前统计所得，明、清两代的《四书》评本分别有9、31种，且均以《孟子》评本为最多，分别有8、17者种。这些《孟子》评本中，有数部《苏评孟子》的“续批本”、“增补本”或

* [作者简介] 倪晋波，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；余志敏，扬州大学广陵学院讲师。电子邮箱：jbni@yzu.edu.cn

① 该书全称《苏老泉批点孟子》，简称《苏评孟子》、《苏批孟子》、苏洵本《孟子》等，本文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之为《苏评孟子》。《总目》卷三十七《〈四书〉类存目》云：“考是书《宋志》不著录。孙绪《无用闲谈》称其论文颇精，而摘其中引洪迈之语在洵以后，知出依托。则正德中是书已行矣。……宋人读书，于切要处率以笔抹。故《朱子语类》论读书法云：“先以某色笔抹出，再以某色笔抹出。”吕祖谦《古文关键》、楼昉《迂斋评注古文》亦皆用抹，其明例也。谢枋得《文章轨范》、方回《瀛奎律髓》、罗椅《放翁诗选》始稍稍具圈点，是盛于南宋末矣。此本有大圈，有小圈，有连圈，有重圈，有三角圈，已断非北宋人笔。其评语全以时文之法行之，词意庸浅，不但非洵之语，亦断非宋人语也。”（[清]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三十七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307页。）论其伪托，颇为精当。

旧本题“宋苏洵评”。此本为康熙三十三年杭州沈季云所校，其子心友刻之。然无所谓洪迈语者，岂经绪指摘，故削之以灭迹耶？抑并非孙绪所见之本，又伪本中之重伯耶？

“集评本”，如明代陈深的《苏老泉批点孟子解诂》、戴君恩的《绘孟》，以及清代张甄陶的《孟子翼注论文》、赵大浣的《增补苏批孟子》、沈保靖的《读孟集说》等。不惟如此，《苏评孟子》及其续、增本还流传至日本，并被日本学者进一步疏证增补。明治十三年（1880），藤泽南岳校疏本、井上揆纂评本《增补苏批孟子》同时出版，后者又称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，是书以清人赵大浣的增补本《苏评孟子》为基础，辑录了日人尾藤二洲（1747—1813）、赖山阳（1780—1839）、盐谷宕阴（1809—1867）等著名学者的《孟子》评点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日合评本”《孟子》，对讨论清代《孟子》评点的东亚传播、乃至东亚《四书》诠释史都具有典范性价值。故本文拟对井上揆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略作述介，以就教于方家大雅。

一、井上揆及其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

井上揆，字一卿，号樱塘，日本明治儒学者，青森士族出身，生卒年不详。井上揆在当世以标注纂评汉籍知名。曾先后出版过《韩文长藤合评》（明治十一年 1878 梅岩堂刻本）、《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纂评》（明治十二年 1879 太田勘右卫门刻本）、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（明治十三年 1880 大桥操吉刊本）、《四书训点》（明治十五年 1882 东京丸善书店刻本）、《标注文章轨范读本》（明治三十年 1897 水野庆次郎刻本）、《标注十八史略读本》（明治三十一年 1898 水野氏庆次郎刻本）等书。

从井上揆训点和纂评的著述看，他比较关注儒家经典和唐宋古文。其《四书训点序》谓：“学书楷难而草易，学者先自其难者入，则易学者随手而能也。读书之法亦然。……抑儿童训读，莫难于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。苟训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而熟，至读《左》《国》《史》《汉》，不待师授而可能也。且学楷书法，须严正，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法，尤不可不严正。是以先儒校订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附以训点。……书法云：‘不从严正之法入，则不能得其放逸之法。’余于训读之法亦云尔。”^①井上氏以练习书法为喻，指出阅读汉文经典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应当由难入易，但方法必须严正，而严正之法的第一步即训点，也就是借助注在汉文旁的假名和标点从正确读音和句读开始。可见，井上氏对汉文儒家经典的学习自有心得。

① [日]井上揆：《四书训点序》，《四书训点》第一册《大学训点》卷首，明治十五年（1882）东京丸善书店刻本，第 1a—2b 页。

训点，标注语音，点示句读，是为初学者而设；纂评，辑录诸家评论，揭橥文法，诠释内蕴，是为进阶者而作。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即是其纂评著述之一。

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目前可见的最早刊本明治十三年（1880）大桥操吉刻本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册。上册封面书签题“井上揆纂评《增补苏批孟子》”，书名页署“校补苏氏批孟子”，本文为区别于清人赵大浣的《增补苏批孟子》，以后者称之。书名页题下记：“日本评者姓氏：赖山阳、尾藤二洲、盐谷宕阴”，右上题“樱塘井上揆纂评”；每册首页题下署：“眉山苏洵老泉原本、古冈赵大浣锦江增补、日本井上揆一卿纂评”。第上册卷首列朱得之、赵大浣二序，但未署序名，仅在版心分别刻“朱序”“赵序”。实则朱序写于明代嘉靖元年（1522），称《苏老泉批点孟子引》；赵序写于清代嘉庆十七年（1812），即《增补苏批孟子·自序》。综上可知，井上揆的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是以明代《苏评孟子》为原本，以清人赵大浣的《增补苏批孟子》为底本，辑录苏批、赵批以及尾藤二洲、赖山阳、盐谷宕阴三人之评而成。咸丰年间，沈保靖在《增补苏批孟子》一书中附以己说而成《读孟集说》，是书汇集苏批、赵批和己批于一体，是《孟子》的集评本。不过，井上揆的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不仅是《增补苏批孟子》的增补本和《孟子》的集评本，而且是《孟子》的中日合评本，文本性质尤见特出。

二、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新纂诸评的不平衡性

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题下自记，该书纂集了苏批、赵批、尾藤批、赖批和盐谷批 5 人之评。就载录体例而言，其中的苏批、尾藤批、赖批和盐谷批均以“某云”领起，而赵批则无，因井上揆此书是以赵氏《增补苏批孟子》为底本之故。就增补批注的形式而言，绝大部分是眉批和夹注，尾注寥寥。就书中新纂的 3 位日本学者的批语数量而言，呈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性。其中，赖山阳的批语最多，仅其眉批就有 240 条，夹批更多，还有 3 条尾批。盐谷宕阴的批语最少，仅见 3 条，均是眉批。尾藤二洲的批语共有 11 条，包括 10 条眉批和 1 条尾批，且集中于《告子上》“鱼我所欲”章。从内容看，尾藤对本章的批语主要是涉及文法。先是眉批，分节析论结构章法，然后是尾批总评，曰：

第一节：以譬喻起，是客。

第二节：是正意。

第三节：推明上节之由。

第四节：承上节而反言，非必说凡情。

第五节：应第三节。

第六节：是“故”二字，结上起下；“人皆有之”句，重看；自篇首至“能勿丧耳”，是正论，是为大段。

第七节：以下是反论，一正一反，文繁不杀。

第八节：承上节而反复，结断曰“失其本心”，正与二段“贤者勿丧”相应。

字字有法，节节有序，最为明畅易晓，初学欲为文章，且舍义理，须细观其字法句法，字句既明，其余义理思过半矣。^①

可见，井上氏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实际上是以苏批、赵批和赖批为中心。而苏批、赖批之所以这么多，应该与赖山阳自著有《孟子评点》以及他坚持“以文视经”的观念有关。

井上揆的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没有自序，但在书末收录了赖山阳的两段话作为尾批，曰：

赖云：世儒经视《孟子》，不文视《孟子》，夫未知其文，而得其意，难矣哉。吾好《孟子》之文，日夕读之，偶会心者，则批焉，圈焉，加之评论，积为一书，非敢玩弄古经，亦欲因以得其意也。

赖云：古语皆平易明白，概不需注释。注释者，名物度数而已。大抵注家胸有成见，牵古语从之，后人未读正文，而先读注，处处碍目。况甲是乙非，吾谁适从。尽去诸注，如焚荆棘露佳木，姿仪呈露，脉晖流通，古人之心跃然而出，是吾治经法也。罗大经所谓“以仪秦齿舍，明周孔心胸，卓识明辨，苏醒万世者”，确评也。余尝置白本一卷，每晨琅诵，随加点评，今以付某生。或曰：“以文视经，媿矣。”则答之曰：“经非文乎，舍文言经，经所以必须于注，而经始为艰涩顽痹之物矣。我尊经也，非媿经也。”^②

赖山阳，名襄，字子成，号山阳，别号“三十六峰外史”，通称久太郎，生于大阪，长于广岛，后定居京都。年轻时曾游学江户，师从尾藤二洲。赖氏被认为是江户后期的文史通才，著有《日本外史》《日本政记》《日本乐府》《山阳诗钞》《山阳遗稿诗》。另外，赖氏还编著、评点过多种中国古文和诗歌选本，如《小文规则》《古文典刑》《孟子评点》《谢选拾遗》《李忠定公集钞》《韩苏诗钞》《增

①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明治十三年（1880）大桥操吉刊本，第13b—14a页。

②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40a页。

评唐宋八家文读本》等。井上揆上引评语则出自他的《书孟子评点后》。^①赖氏喜爱《孟子》，除了专门评本之外，其古文选评本《古文典刑》还选有《孟子》“鱼我所欲”“彭更问”“齐人有一妻一妾”三章，并有评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《孟子评点》《古文典刑》两书中，赖氏都表达了“以文视经”的观念。《古文典刑凡例》第四则云：

今之所谓文者，非记则序，故其选文专取韩、柳以后，而时有及于古。

今断断然独取周秦两汉者，盖诸选于八家，概为周备，不必赘也。且八家之文，人文视之；周秦之文，人经视之，而史、子视之而已。余有此选，欲使人亦文视之，以得其法也。且韩、柳定体，而后人沿之，沿而不泝，所以不及其如江如海者也。譬若学书，学米而不学褚，终不成米；学苏而不学颜，终不成苏。余欲使人悟韩、柳用笔之所本也。夫古帖愈模愈差，唯存形体。

古文不啻《典刑》，犹有并其光彩精神，无毫发缺损，其可不俛首临摹。^②

赖山阳认为经即是文，经书即如韩柳之文；先秦两汉以前的文章，前人或视为经、或视为史、或视为子，其实都可视为文；以文为经，不是非经，恰是尊经。所以，他的《古文典刑》，专选汉代及之前的经典，包括《檀弓》《考工记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庄子》《列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孙子》《尉繚子》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，这些传统观念中的经、史、子书，赖氏一概视之为文。这个观念如果稍作引申，其实就是“四部即文”。评点是一种文学批评手段，所以赖氏藉此抉发上述诸书的文学性。

中国自来有“文经二途”“文本于经”的观念，所以四库馆臣激烈反对以文解经。后来，清人袁枚（1716-1797）提出了“六经皆文”的理念，阮元（1764-1849）、王棻（1828-1899）等继之，被视为是经学的解放和经学观念的理论转折。^③不是，这个理念与赖氏“四部即文”的观念相比，还是稍显保守。另外，在上述《凡例》中，赖山阳还透露出周秦两汉之文是韩、柳之文之源的观念。所谓“韩、柳定体，而后人沿之，沿而不泝，所以不及其如江如海者也”，就是要将韩、柳的源头溯及周秦两汉，这一点也影响到其《孟子》评点。

井上氏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未撰自序，书中也未附己评，与沈保靖《读孟集说》不同。不过，他将赖山阳《书孟子评点后》有移植于己书之末，且特意作为

① 张冬阳《赖山阳的汉学与史学》有专节《“以文视经”——〈孟子评点〉》，对赖氏此书加以介绍。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，2014年，第96—99页。

② [日]赖山阳：《古文典刑凡例》，《古文典刑》上册卷首，明治十一年（1878）和田茂十郎翻刻本，第1a—2b页。

③ 傅道彬：《“六经皆文”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》，《文学遗产》，2010年第5期，第4—16页。

尾批，在某种意义上是将其视作己书的跋语。这就是意味着，井上揆认可赖山阳的相关批语和观念。

三、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的校补之别与集评特色

本书名曰“校补”，顾名思义，一是“校”，二是“补”。不过，前者其实很少，全书只有8处，均是简单的文本差异说明，比较特别的是，所有校勘文字都以小框形式加诸眉批栏之上，版框之外。如，《梁惠王下》“齐人将筑薛”章，“后世子孙必有王者”句，井上揆校勘云：“瑞墨斋本‘王者’下有‘矣’字。”^①通行本朱熹《孟子集注》（以下简称“朱本”）此处有“矣”字，但是咸丰六年（1856）双门底文选楼刻本赵大浣《增补苏批孟子》（以下简称“咸丰本”）此处未见“矣”字。^②根据文意和朱本判断，此处以有“矣”为佳，是则瑞墨斋本无误，而井上揆所据《增补苏批孟子》本该字实阙。又，《公孙丑下》“孟子之平陆”章，“此非距心之所得为言”句，井上揆校勘云：“瑞墨斋本‘为言’作‘为也’字。”^③朱本作“为也”，咸丰本作“为言”。^④根据文意以及本章后文“此则距心之罪也”判断，当以“为也”为佳，是则瑞墨斋本无误，而其所据底本实误。又，《离娄下》“君子所以异于人者”章，“若夫君子所患，则亡矣”句，校勘云：“一本作‘亡’。”^⑤通行本均作“亡矣”，是则所据底本不误，而所谓“一本”误。又，《告子上》“食色性也”章，“白马之白也”句，校勘云：“诸本‘白马’上有‘异于’二字。”^⑥朱本有“异于”二字，咸丰本无。^⑦根据上下文意，此处“白马”二字不可少，通行诸本不误，其所据底本误。以上井上揆所指出的《增补苏批孟子》的讹误阙省，均见于咸丰本，表明他所据的底本应该就是咸丰本或者其翻刻本，此其一。其二，井上揆指出底本原文的种种阙误，建基于比对《四书》诸本的基础之上，说明其具有明显的版本校勘意识，对当世流行的《四书》版本也比较熟稔。其中，他屡屡提及的所谓“瑞墨斋本”，究系何本，尚待求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井上揆还校勘了赖山阳《孟子评点》。《告子上》“孟季子问公都子”章，“敬

①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17a页。

② [清]赵大浣：《增补苏批孟子》，《孟子文献集成》第一六八卷，影印咸丰六年（1856）双门底文选楼刻本，山东人民出版社，2020年版，第689页。

③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29a页。

④ [清]赵大浣：《增补苏批孟子》，《孟子文献集成》第一六八卷，第714页。

⑤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30a页。

⑥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9b页。

⑦ [清]赵大浣：《增补苏批孟子》，《孟子文献集成》第一六八卷，第821页。

叔父则敬，敬弟则敬”句，井上先引赖氏旁批曰：“赖云：‘每以二字拔上起下。’”又于版框上校勘云：“赖《评》‘拔’字，恐‘扳’字讹。”^①可惜的是，如前述所有对勘一样，井上揆均未给出任何结论。

相较于“校”，井上书之“补”极多，且主要集中于眉批和旁批，尾批基本袭用赵氏《增补苏批孟子》。《苏评孟子》和赵书的评点有一个特征，就是愈后愈少。比如，《孟子》最后的《尽心》上、下两篇，《四书集注》共析为74章，但咸丰本所见眉批一共只有16条，还是合苏批和赵书两者。井上揆于这两章增加了47条眉批，且全是赖山阳之评，几乎占了全书增补眉批的百分之二十，可见井上揆是有意补充赵书批注较少处，以使其评点更加平衡。井上揆对全书的增评不仅令赵书的原有特点更突出，而且展现出了新的特色。

第一，以古为尊，抉发《孟子》之文的古雅美。《梁惠王下》“齐人将筑薛”章，齐国在临近滕国的薛地筑成，威慑滕国，滕文公因此恐慌。孟子引周太王被逼带领族人迁居岐山而周人最终壮大崛起的历史，告诉滕文公，只要行善政，就无需恐慌，且“后世子孙必有王者”句。井上揆引赖评云：“引古语，而后排其语中字发论，是古文多姿处。”^②于此揭示了《孟子》藉由古史等造就了特别的美学风貌。《滕文公上》“滕文公问为国”章，孟子曰：“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：其实皆什一也。彻者，彻也，助者，藉也。”孟子罕见地解释语词，因为古制渺远，当世之人已多不能解，故为之细说详释。因此，朱熹注云：“是以虽当礼法废坏之后，制度节文不可复考，而能因略以致详，推旧而为新；不屑屑于既往之迹，而能合乎先王之意，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矣。”^③井上揆连引两条赖山阳之评，曰：“注疏语入文，却古雅”；“两处皆用注疏，古雅铿锵。”^④朱子从义理角度赞美孟子娴熟上古礼法制且能推陈出新，与时俱进。赖山阳从语言的角度颂扬《孟子》之文居然以类似经文注疏的方式叙事，有古雅之风。

又，《滕文公下》“孟子谓戴不胜”章，赖山阳亦有连续的感慨，谓：

行文措辞，古雅秀拔，愈玩愈妙，全在对待重复处生姿，是古文佳处。

语语古雅，篇法章法，句法字法，皆具。^⑤

前引《书孟子评点后》一文中，赖山阳称《孟子》为“古经”，他又曾专选周秦

①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10a页。

②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17a页。

③ [宋]朱熹：《孟子集注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本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版，第257页。

④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3a页。

⑤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13b页。

两汉古文为教学范本，是以他崇尚古雅之气，不足为奇。自来的《孟子》评点中，多称其文“奇”“神”“妙”，井上揆所纂评的日本诸家评点，却罕有称此者，是以井上氏亦赞《孟子》之文古雅也。不过，赖山阳在《书孟子评点后》中又称，“古语皆平易明白，概不需注释”、“后人未读正文，而先读注，处处碍目”、“尽去诸注”云云，则其以类似经文注疏之语为古雅之气的证明，或有抵牾耶？

第二，以史入评，彰显文史互证的评点意识。赖山阳作为当世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家，不仅娴熟中日古史，而且具有鲜明的史学意识，这些均渗透至其《孟子》评点，而井上揆也特别注意引证赖氏此类评语。前引《梁惠王下》“齐人将筑薛”章，“苟为善，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”一句，赖氏旁批：“三国之事、近事明验”。^①又，《离娄下》第四章，“无罪而杀士，则大夫可以去”句，朱熹注云：“言君子当见幾而作，祸已迫，则不能去矣。”^②此注似嫌不足。本章在“君之视臣如手足”章之下，在“君仁莫不仁”章之上，故亦指向君臣关系，意谓君若不仁，滥杀无辜，则大臣可以不奉之为君，以出走抗之。赖氏旁批云：“东汉党人、唐白马、明东林，皆不明此义。”^③此论暗批以上士人昧于所谓君臣大义，一味愚忠而至身死，不明白孟子早已指出臣子完全可以不尊昏恶之君。从方法论的角度看，这是将它时它地的历史与《孟子》的内蕴互证，揭示《孟子》之文深刻的历史启迪和镜鉴价值。

除史事外，赖山阳更多的是将历史人物作为评语，直接标其名号于《孟子》文句旁，令读者自参。《离娄下》“舜生于诸冯”章，孟子曰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；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，卒于毕郢，西夷之人也。”赖氏于“东夷之人也”、“东夷之人也”两句旁，分别批云：“阿骨打可以借口”、“铁木真可以借口”。^④从生卒之地看，舜帝是东夷之人，文王是西夷之人，但均是“得志行乎中国”的圣人。赖氏指出完颜阿骨打和铁木真作为居于“中国”一东一西的异族，也藉由二圣觊觎“中国”。此评似有华夷之辨的意味，却是赖氏评点《孟子》的新法。本篇“孟子告齐宣王”章，“君之视臣如手足”、“君之视臣如犬马”、“君之视臣如土芥”三句，赖山阳分别旁批：“云台廿八将、凌烟廿四人”、“汉

①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 17a 页。

② [宋]朱熹：《孟子集注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本，第 291 页。

③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 26a 页。”按：所谓“唐白马”，指唐末权臣朱温制造的“白马驿之祸”，或称“白马之祸”。唐昭宗天祐二年（905）六月，朱温为篡夺大权，矫诏将集中于滑州（今河南滑县）白马驿的忠于唐朝的大臣，如尚书左仆射裴枢、工部尚书王溥等 30 多人全部杀死，并抛尸于黄河。

④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 25a 页。

哀平、唐肃代”、“秦始、隋炀”。^①赖氏以习见的历史人物直接批注《孟子》之文，即使不附加任何解释，稍具中国历史积累的读者也能领悟其意，而《孟子》之文也在延伸的历史空间中获得指示意义和省思价值。这是典型的文史互证法，常见诸学术著作和经典注疏，但此书赖山阳将其移植于《四书》评点，堪为创举。

第三，以《孟》为源，突出《孟子》的文学溯源价值。正如苏、赵二书一样，井上书对《孟子》之文也极为推崇。《梁惠王上》“齐桓晋文之事”章，井上氏引赖山阳批语曰：

赖云：孟子经世大文，此为外王，“浩然”章是内圣也，踊跃震荡，不可段落。

赖云：波澜汪洋，间架宏阔，抑扬开阖之法，尽于此。^②

两句短篇不仅对《孟子》所蕴藉的经世思想予以褒扬，也对其文法极尽赞美。除赖评外，井上书还引盐谷宕阴之评。《离娄上》末章开头云：“天下大悦而归己，视天下悦而归己，犹草芥也，惟舜为然。”盐谷批曰：“《庄子·胠篋篇》起首，与此同一法，开千古突起法门。”^③该篇开头曰：“为胠篋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，则必摄缄縢，固扃鐍，此世俗之所谓知也。”两文开篇均是劈空而来，令人讶异又惊叹，是为后世突起文法之祖。这种追本溯源的评点意识在其它的《孟子》评本中也时或见之，但井上揆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更集中。

“齐桓晋文之事”章“而王岂为是哉”一句，《苏评孟子》旁批云：“顿。‘为’字一逼。”接下来，“然则王之所大欲，可知已”一句，《苏评孟子》旁批云：“紧转。有兔起鹘落之势。”井上书再引赖山阳眉批曰：“看大顿挫处，信贾生《治安第一策》蓝本。”^④转折顿挫、文势纵横，是《孟子》文章的突出特点。此处赖山阳将其与贾谊《治安策》联系起来，认为它启发了贾文忽峻忽缓的风格。本章“今王发政施仁”一段，又引赖山阳眉批曰：“千转万折而来，所谓万派溪流注在一壑者，在末幅。后世奏议，先议论，后区画，本此。”^⑤《孟子》本篇，先论齐宣王可行王道，然后给出具体的仁政方案，即如后世奏议，先分析形势背景，再细陈操作方法。赖山阳不仅认为《孟子》之文启发了后代奏议之类的公文，而且对《孙子兵法》和赋也有影响。《公孙丑下》“天时不如地利”章，井上氏引

①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25b页。

②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5b页。

③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25a页。

④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7b页。

⑤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8a页。

赖山阳批语曰：“《孙子》十三篇主意，亦是如此。”^①这是指出行军作战亦强调天时地利人和，与《孟》文声气相通。又，《离娄上》“离娄之明”章，井上氏引赖批云：“自家之论与引证之语相夹，错而为章，遒逸从容，《西京》之祖也。”^②《西京赋》是汉代张衡《二京赋》之一，此批认为其引证自证相结合的文法与《孟子》此章类似。

在赖批所呈现出的《孟子》文章的影响史视野中，韩、柳、苏屡次被提及。如，《离娄下》“齐人有一妻一妾”章，井上引赖氏眉批云：“小品文字，宜以此为法”；又引其旁批云：“绝妙小品，柳州多蓝本于此。”^③又，《万章上》“尧以天下与舜”章，极多“天”字，赖批曰：“把一‘天’字，段段洗发，其语实韩、柳之源也。”^④又，《告子下》“任人有问屋庐子曰”章，赖批曰：“口吻针锋相对快绝，然下语勃窣鄙野，所以精彩有倍，后来三苏得此旨。”^⑤不过，赖批讨论最多的还是韩愈文章与《孟子》文章的关系。《公孙丑下》“孟子去齐宿于昼”章，末句云：“子为长者虑，而不及子思；子绝长者乎？长者绝子乎？”井上书眉批：“赖云：孟子善用‘乎’字，韩退之独得此法。”^⑥又，《滕文公下》“公都子曰”章，井上书引赖批曰：“列叙三圣人拨乱处，然后入自己身上事业来，文势一开阖，昌黎《原道》，颇学此样子。”^⑦又，《告子上》“生之谓性”章，孟子一连三问，层层推进，井上书引赖批曰：“问得极使彼不能答，语气健峰，后来昌黎善学之。”^⑧

又，《滕文公下》“彭更问”章，井上援引赖山阳眉批，曰：“韩退之《三上宰相书》蓝本。”^⑨所谓《三上宰相书》，即《上宰相书》《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》《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》。唐德宗贞元九年至十一年（793至795），韩愈连续三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，均遭失败，心灰意冷之余又意绪难平，遂于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上宰相书求仕，书上不报；后十九日（二月十六日）复上第二书，泥牛入海；后二十九日（三月十六日）又上第三书，音信全无。三书情哀辞卑，颇为后人所讥，认为韩愈厚颜乞怜，自轻自贱，但亦有不以为然者。林纾谓：

吾特惜昌黎之书，陈义过高，非赵憬、贾耽、卢迈辈所及知，必骇笑为

①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26b页。

②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17b页。

③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31b页。

④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36a页。

⑤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17a页。

⑥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32b页。

⑦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15a—b页。

⑧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9a页。

⑨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12a页。

迂漓而置之。盖与常人言，当动之以利害，若以古义相责，良非时宰所及。

①

所谓“陈义过高”，即韩愈书信中表现出的慕圣人之道与忧天下之心等，这些在包括当时的三位宰相在内的人看来均是炫辞惑人，不可信任。殊不知，韩愈与众不同，以儒家道统自任，其所求者并非一个官职，而是实现经世济民、振衰起敝理想的起点。就此而言，韩愈《三上宰相书》与孟子在本章表现出的道的自任者意识一脉相通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赖山阳才说本篇是韩愈三书的蓝本，堪称洞见。在前引《古文典刑》中，赖山阳将包括《孟子》在内的周秦两汉之文视为是韩、柳文章之源。既如此，当然就会在评点中加以呼应，揭示其具体渊源。甚至有的时候，赖山阳还指出，《孟子》之文自有韩愈不可及处。《万章下》“伯夷目不视恶色”章，“孔子之去齐，接淅而行，去鲁”以下，孟子连续使用了17个“也”字，后世对此笔法多有注目。井上揆连续两次引用赖批，曰：“末连下十七个‘也’字，如短兵陷阵”；“连下十七‘也’字，句法不必变为异样，而自然曲折，至末倏然而止。韩昌黎有变化，却不能及是等。”^②

总之，井上揆通过大量辑录赖山阳等人的相关评点，在前人的基础上，在《孟子》之文与后世文章，特别是韩、柳文之间建构了更清晰的联系，挖掘了《孟子》之文更多的溯源性价值。

四、藤泽南岳校疏本《增补苏批批孟子》及其特点

明治年间，补充、校疏赵大浣《增补苏批孟子》的日本学者，除了井上揆外，还有藤泽南岳，其书有明治十三年（1880）泊园书院刊本，由藤泽南岳延请久我金次、底辰三郎根据赵书自行翻刻。该本书签题“藤泽南岳校疏《增补苏批孟子》”，书名页仍题《增补苏批孟子》，署“苏洵老泉氏原本、赵大浣锦江氏增补、藤泽恒南岳氏校疏”。

藤泽南岳（1842-1920），名恒，字君成，别号九九山人等，南岳是高松藩主赐号，赞岐（今香川县）人。其父东咳（1794-1864）以硕学知名，文政八年（1825）于大阪创立泊园书院，从学者甚众。南岳跟随父亲成长于大阪，后执掌泊园书院，主张以儒学教化人心，名震一时。该书院是江户末期大阪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学私塾，也是日本持续时间最长的儒学书院之一，直到1948年方才关闭。南岳著有

① 林纾著 武晔卿、陈小童校注：《韩柳文研究法校注》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9版，第24页。

②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2a页。

《论语汇纂》《万国通议》《元明史略便蒙》《七香斋诗抄》《七香斋文集》《评释韩非子全书》等，又与其父合著《周易辑疏》。^①

泊园书院刊藤泽校疏本《增补苏批孟子》共四册，依次以元、亨、利、贞别之。其中，元册前有藤泽《刻苏批孟子序》，谓：

秦火燬矣，《六经》缺矣。后之学道者，不得不取翼于诸子，诸子之可以为经翼者，《孟》《荀》为尚。而古文之秀，光焰焕赤，貽范于今者，世推《孟》与《庄》。然则《孟》也者，可谓兼华实也，而世人皆以实取《孟》，后之注者不复说其华。虽然道由文传，言而无文，则其行不远也，华其可废乎？余平生素以为憾焉。去岁秋，原田西畴来赠此本，阅之则苏批赵评，探赜拔秘，毫分厘析，无复余蕴，余大喜，乃校正上梓矣。……今额上补疏，施圈以别旧者，皆字句解，或先辈评语，而亦任读者之取舍云尔。^②

藤泽在此序中首先表达了对文与道关系的看法。他认可文以传道，但同时认为文亦不可偏废。在古文中，唯有《孟子》“兼华实”，即兼备文道，但后世注疏者只重其道，而无视其文，因此备感遗憾。这一点与井上揆、赖山阳相似，只是其观念没有后者激进。基于此一认知，藤泽对中国传播而来的赵大浣《增补苏批孟子》极为欣赏，认为赵书对《孟》文的抉发已“无复余蕴”，故补疏刊刻之。与井上揆本一样，藤泽本也以赵书为底本，增评、校疏兼备；但不同的是，该书增补了大量己评，均以○领起，以与苏批、赵评相区隔，即所谓“施圈以别旧者”也。在评语中，藤泽引用了很多中、日学者的评论，即所谓“先辈评语”。据笔者统计，藤泽南岳在该书中共增己评 221 则，均是眉批，其中引用中国学者与著作包括《荀子》、桓宽《盐铁论》、赵歧《孟子章句》、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、朱熹《孟子集注》、毛奇龄《四书臆言》、江永《群经补义》、焦循《孟子正义》等，征引的日本学者有冈白驹、森田益和赖山阳，尤以赖氏为多，共 31 处，与井上揆一样，颇重赖氏。而且，二书所引赖氏《孟子评点》文字，有多处重合。如，《离娄下》“齐人有一妻一妾”章，井上、藤泽均引赖批：“绝妙小品，柳州多蓝本于此。”^③又如《尽心下》“尽信书”章，二书均引赖批：“预知有毛奇龄、朱彝尊一

① [日]村山吉广：《关于藤泽南岳其人其文及〈和陶诗〉》，《九江学院学报》2016 年第 1 期，第 1—3 页；王鑫：《泊园易学的成立与展开——藤泽东咳、南岳与〈周易辑疏〉》，《周易研究》2014 年第 2 期，第 76—86 页。

② [日]藤泽南岳：《刻苏批孟子序》，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藤泽南岳校疏：《增补苏批孟子》元册，明治十三年（1880）泊园书院刊本，第 1a—2a 页。

③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中册，第 31b 页；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藤泽南岳校疏：《增补苏批孟子》利册，第 15b 页。

辈人于千载前，一笔抹煞。”^①这一方面表明赖山阳的《孟子评点》在当世颇受学者关注，另一方面也暗示井上、藤泽二人对《孟子》的认知不无相通之处。

藤泽南岳在序中激赏赵书，认为其对《孟子》之文的抉发“无复余蕴”，故其所补疏者，“皆字句解”。察之其书，所言不虚。藤泽的增评中，涉及《孟子》文法的评语很少。《告子上》“鱼我所欲也”章，藤泽眉批曰：“此篇亦古文一法，人唯知简短之为古，而不知又有此法。”^②此批虽是论文，然语焉不详，不知所谓“此法”究为何法。藤泽的重点是校疏，且首在文字的正误。

《万章上》首章首句曰：“万章问曰：‘舜往于田，号泣于旻天。何为其号也？’”藤泽校疏云：“据上下文，‘天’‘何’间恐脱‘于父母’三字。”^③所谓“上下文”，实是指下文孟子的回应：“长息问于公明高曰：‘舜往于田，则吾既得闻命矣。号泣于旻天、于父母，则吾不知也。’公明高曰：‘是非尔所知也。’”从此句看，藤泽的怀疑此章首句存在脱文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又，《告子上》“食色性也”章，末句云：“夫物则亦有然者也，然则耆炙亦有外与？”藤泽校疏曰：“‘有外’恐‘在外’讹。”^④藤泽有此疑或是因为前文有“于我”“于外”之语。又，《滕文公下》“外人皆称夫子好辩”章有云：“尧、舜既没，圣人之道衰，暴君代作；坏宫室以为汙池，民无所安息；弃田以为园囿，使民不得衣食；邪说暴行又作；园囿、汙池、沛泽多而禽兽至。”藤泽眉批云：“‘邪说暴行又作’六字，恐衍。”^⑤俞樾亦持此论。其《茶香室经说》卷十六云：

愚按：“邪说暴行又作”六字，衍文也。“邪说暴行”四字，上文未见，乃云“又作”，义不可通，一也；“园囿汙池”句，紧承“坏宫室以为汙池”“弃田以为园囿”而言，著此六字，文义隔绝，二也。疑此六字当在下文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”之下。盖“世衰道微”节已云“邪说暴行有作”，故此云“又作”也。寻“又”字之义，则此句宜在彼处无疑。^⑥

从上下文来看，这6个字确实显得突兀，俞樾的辨析甚具洞见。藤泽虽然没有明指其所怀疑的原因，但应该也是从前后文句的逻辑关系出发推论的，与俞樾所见一致。

除校勘文字外，藤泽于其前人之注亦有辨疑，包括朱熹《集注》。《滕文公上》

①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井上揆纂评：《校补苏氏批孟子》下册，第32b—33a页；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藤泽南岳校疏：《增补苏批孟子》贞册，第56a页。

②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藤泽南岳校疏：《增补苏批孟子》贞册，第36b页。

③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藤泽南岳校疏：《增补苏批孟子》利册，第15b—16a页。

④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藤泽南岳校疏：《增补苏批孟子》贞册，第32a页。

⑤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藤泽南岳校疏：《增补苏批孟子》亨册，第47b页。

⑥ [清]俞樾：《茶香室经说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7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第607页。

“滕文公为世子”章有云：“公明仪曰：‘文王我师也，周公岂欺我哉！’”赵岐《注》云：

师文王，信周公，言知其所法则也。^①

这是从文字进行直解。朱熹《集注》云：

文王我师也，盖周公之言。公明仪亦以文王为必可师，故诵周公之言，而叹其不我欺也。^②

朱熹断言“文王我师也，盖周公之言”，而未给出任何证据，不免令人疑惑；且文王乃周公之父，周公称其父为“我师”，未免有些奇怪。藤泽评曰：

“我师”“欺我”是互言，言可信而师之。朱《注》误。^③

此解亦如赵《注》，依文本进行解读，但又超越后者，以“我师也”“岂欺我哉”为互文见义，意谓文王、周公皆可信而师之。这一理解不仅符合上下文语境，而且通脱畅达，确是独见。

总而言之，藤泽南岳校疏本《增补苏批孟子》虽然肯定《孟子》之文的价值，但在具体的校疏过程中，并不着意于此，而是以校文定字、解句释意为主。与井上揆纂评本《增补苏批孟子》相比，两者都特别重视赖山阳的《孟子评点》；不同的是，井上本虽然题称“纂评”，但征引中、日学者的评语其实还没有藤泽本多，主要是藉由赖山阳之评表达自己的看法，且多文学抉发，而后者则多直书己解，校疏文本。

结论：作为东亚儒学诠释学新类型的《四书》评点

井上和藤泽的《增补苏批孟子》出版两年后，近世日本大儒竹添光鸿（1842—1917）的《孟子论文》正式出版。这部集大成式的日本《孟子》评本不仅受到了清人王又朴《孟子读法》的显著影响，而且在体例上与张甄陶的《四书翼注论文》很相似。《孟子》评点是《四书》评点和经书评点的一部分，其在明治日本的传播、接受和续著表明《四书》评点已然超越中国的历史时空，成为具有东亚影响的一种儒家经典诠释行为。因此，东亚《四书》诠释学视域下理解《四书》评点不仅可能，而且必要。黄俊杰先生曾说：“在东亚近世思想史发展过程中，儒家经典的解释和再解释，是带动思潮形成与转向的重要动力，《四书》的重要性更

① [汉]赵岐注 [宋]孙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，十三经注疏本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，第2701页。

② [宋]朱熹：《孟子集注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本，第251—252页。

③ [清]赵大浣增补 [日]藤泽南岳校疏：《增补苏批孟子》亨册，第34b页。

是不可忽视。”^①他又指出，中国经典诠释学是一种以“认知活动”为手段，以“实践活动”为目的的诠释行为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：第一，作为解经者个人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学，即以“融旧以铸新”的思考模式，透过注经表达企慕圣贤境界的心路历程，如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；第二，作为政治学的儒家诠释学，即以“返本以开新”的思考模式，透过注经表达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，如康有为《孟子微》；第三，作为护教学的儒家诠释学，即以“激浊以扬清”的思考模式，透过注经为儒学辩护，如戴震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。^②此一观点亦见诸其文《东亚儒学经典诠释史的四书学》。^③准此，包括《孟子》评点在内的《四书》评点似乎都无法归类。换言之，评点或许应该可以被视作东亚儒学诠释学的一种新类型——作为文章和文学典范的儒家诠释学。

① 黄俊杰：《中日〈四书〉诠释传统初探·导言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版，第14页。

② 黄俊杰：《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现况与展望》，收黄俊杰主编《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，台大出版中心，2005年版，第7—9页。《东亚儒学经典诠释史的四书学》

③ 黄俊杰：《东亚儒学经典诠释史的四书学》，收黄俊杰主编《东亚儒者的〈四书〉诠释》，台大出版中心，2004年版，第295页。